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 御製序 卷首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朱邦城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春秋傳說彚纂序

六經皆孔聖删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各衍其師説末流益紛以一字為褒貶以變例為賞罰微言既絶大義弗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怪僻程子所謂炳若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明代立於學官用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並行宗其説

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詞臣纂輯是書以四傳為主其有舛于經者刪之以集說為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錄書成凡四十卷名之曰傳說彚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贊一詞司馬遷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

定論後之諸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指不亦難乎是書之輯亦唯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辭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為序

康熙六十年夏六月朔

奉

旨開列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總裁校對分脩校刊諸臣職名

總裁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王　掞

南書房校對

吏部右侍郎臣張廷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蔣廷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勵廷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魏廷珍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邦彥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王圖炳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趙熊詔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汪應銓
翰林院檢討臣張照
翰林院編脩臣薄海

在館分脩校對

廵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　企靖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　紱

國子監司業臣盧　軒

提督江西學政翰林院編脩臣徐昂發

提督雲南學政翰林院編脩臣汪　份

提督陜西學政翰林院編脩臣王　謩

提督廣東學政翰林院編脩臣惠士奇

翰林院檢討臣王時憲

翰林院編脩臣王時鴻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王遵扆

翰林院編脩臣楊繩武

工科給事中臣繆沅

戶科給事中臣王澍

候補監察御史臣李璿

工部都水司主事臣高輝

候補主事臣于本宏
中書科中書臣王祖慎
內閣中書臣曹儀
內閣中書臣管式龍
湖廣督理湖南糧儲道按察使司僉事臣王奕鴻
復職知府臣章文鑽
四川叙州府同知臣李中
原任江西吉安府安福縣知縣臣胡承讃

直隸永平府昌黎縣知縣臣徐縈疇

進士臣吳翊

進士臣袁濬

舉人揀選知縣臣王時濟

舉人揀選知縣臣徐修仁

舉人臣陳埩

副榜貢生議敘知縣臣錢元昌

歲貢生考授州判臣朱稻孫

生　　員臣井其演

校刊

署理光祿寺事務刑部山東司郎中臣趙之垣

引用姓氏

周

左氏丘明

公羊氏高

穀梁氏赤　一名喜

漢

董氏仲舒

劉氏向　子政

劉氏歆　子駿

賈氏逵　景伯

王氏充　仲任

服氏虔　子慎

鄭氏玄　康成

徐氏邈

江氏熙　太和

何氏休　邵公

晉

杜氏預 元凱

隋

范氏甯 武子

劉氏炫 光伯

唐

陸氏德明

孔氏穎達 仲達 一作沖遠

顔氏師古　籀

楊氏士勛

徐氏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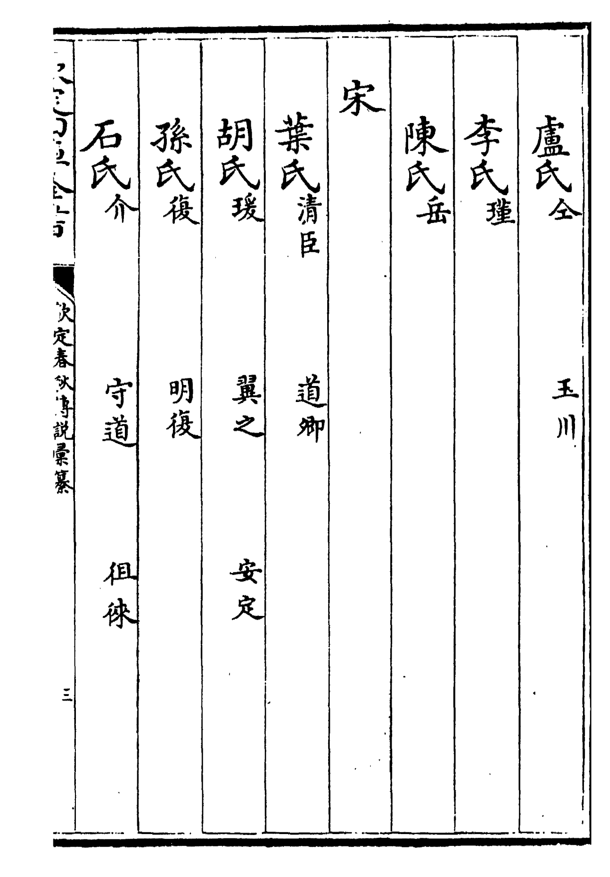
啖氏助　叔佐

趙氏匡　伯循

陸氏淳　伯沖

何氏濟川

柳氏宗元　子厚



盧氏仝　玉川

李氏瑾

陳氏岳

宋

葉氏清臣　道卿

胡氏瑗　翼之　安定

孫氏復　明復

石氏介　守道　徂徠

王氏沿　聖源

李氏堯俞

歐陽氏修　永叔　盧陵

黎氏錞

劉氏敞　原父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杜氏諤

師氏協

孫氏覺　莘老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蘇氏軾　子瞻　東坡

蘇氏轍　子由　潁濵

崔氏子方

任氏伯雨　德翁

張氏大亨

陸氏佃　農師

劉氏絢　質夫

孫氏抃　夢得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葉氏夢得　少蘊　石林

呂氏本中　居仁

許氏翰　崧老

陳氏祥道　用之　三山

胡氏銓　邦衡　澹庵

王氏祿 彥光

胡氏安國 康侯

胡氏宏 仁仲 五峯

胡氏寧 和仲 茆堂

高氏閌 抑崇 息齋

程氏迥 可久 沙隨

劉氏本

陳氏傅良 君舉 止齋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薛氏季宣 士龍

項氏安世 平甫 平庵

羅氏願 端良

沈氏棐 文伯

張氏洽 元德

戴氏溪　肖望　岷隱

劉氏克莊　潛夫　後村

黄氏仲炎　若晦

李氏琪　竹湖

趙氏鵬飛　企明　木訥

趙氏孟何

黄氏震　東發

呂氏大圭　圭叔　樸鄉

家氏鉉翁　則堂

吳氏仲迂　可堂

任氏公輔

宋氏宜春

趙氏與權

元

金氏履祥　吉甫　仁山

俞氏皋　心遠

萬氏孝恭

熊氏朋來 與可

吳氏澂 幼清 臨川 草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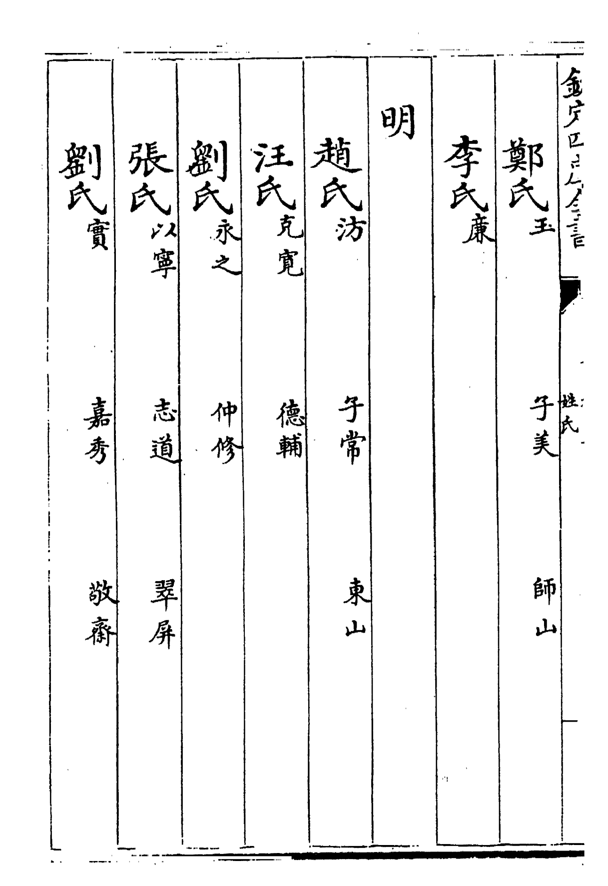
陳氏深 子微

蔣氏履謙 伯恒

程氏端學 時叔

黃氏澤 楚望

王氏元杰



鄭氏玉 子美 師山

李氏廉

明

趙氏汸 子常 東山

汪氏克寛 德輔

劉氏永之 仲修

張氏以寧 志道 翠屏

劉氏實 嘉秀 敬齋

黄氏翰　汝申

邵氏寶　國賢　二泉

金氏賢

湛氏若水　元明　甘泉

季氏本　明德　彭山

熊氏過　叔仁

趙氏恒

余氏光

王氏宗沐　新甫

王氏樵　明逸　方麓

姜氏寶　廷善　鳳阿

王氏錫爵　元馭　荆石

王氏鼎爵　和石

朱氏睦㮮　灌甫　西亭

黃氏正憲

姚氏舜牧　虞佐　承庵

高氏攀龍　存之　景逸

章氏潢　本清

郝氏敬　仲輿

錢氏時俊　用章　仍峯

賀氏仲軾

卓氏爾康　去病

羅氏喻義

陳氏宗之　玉立

張氏溥 天如 西銘

陳氏際泰 大士

嚴氏啓隆

鄭氏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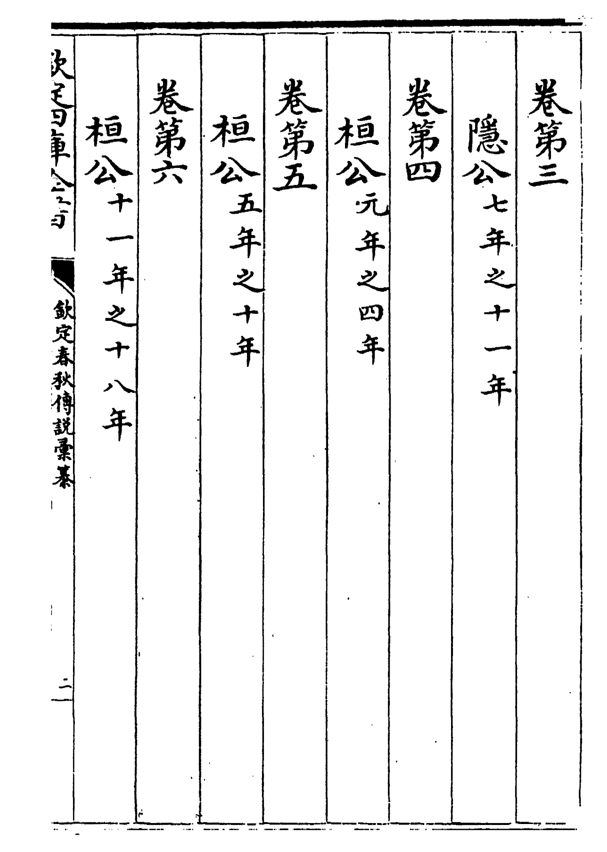
鄭氏賢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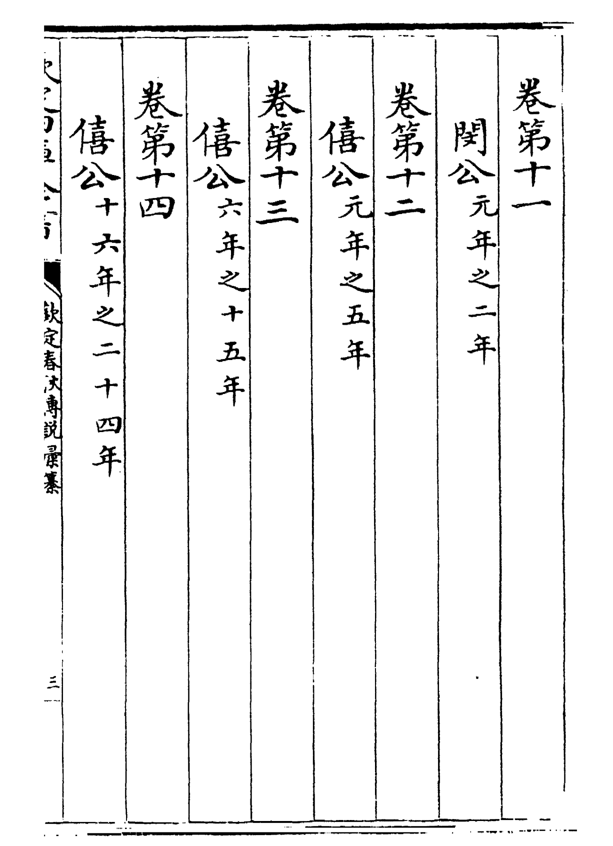
王氏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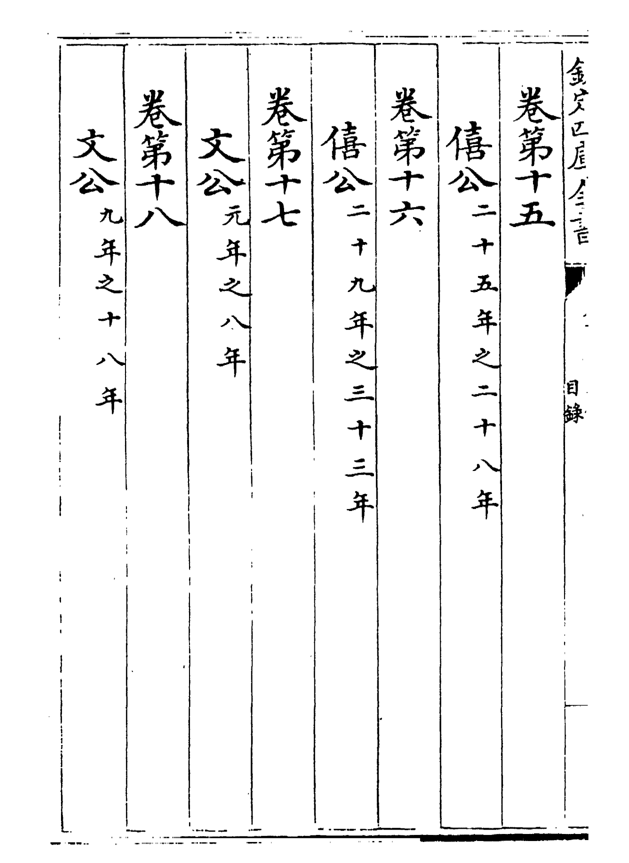
甘氏雨

以上四人未詳世次附錄於此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目錄　　經部五　春秋類







臣等謹按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奉

勅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

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為然至元延

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為功令而

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臯春秋集傳

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

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

以胡傳為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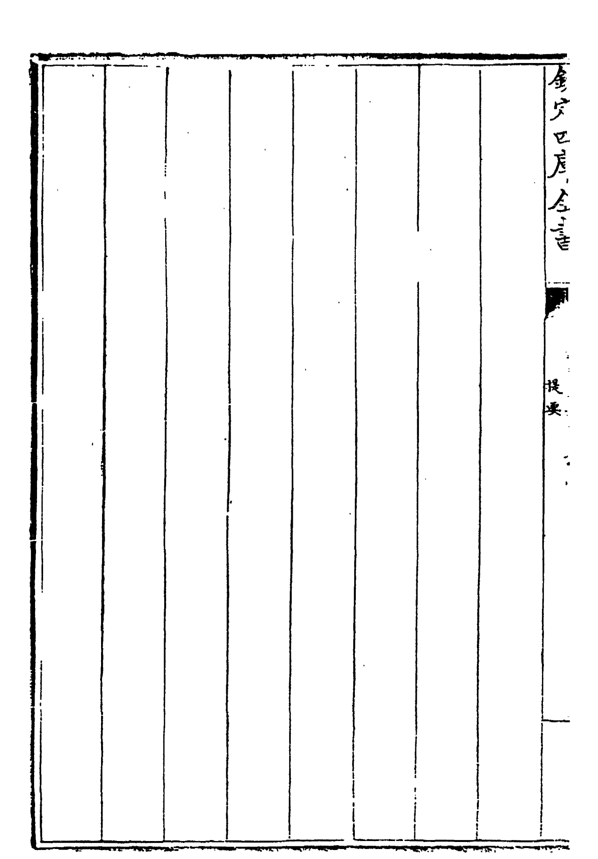
科律明知其悮而從之歟欽惟
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
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
洞鑒精微雖
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
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
多所刋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
棄弗習者亦一一採録表章闡明古學葢以

聖人之德居

天子之位故能蕩滌門户辨别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為胡傳所錮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嚮然並作不可殫數衮鉞之義遂皦若三光維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為春秋幸尤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首上

綱領一 此篇論春秋經傳源流

班氏固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杜氏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乗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陸氏德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虚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

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齊人胡母生趙人董仲舒竝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弘弘授嚴彭祖及顔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顔之學弘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

泠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始
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頴川堂谿惠惠授泰
山冥都又疏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筦路及冥都
又事顔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　瑕丘江公受穀梁
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使與董仲舒論
江公吶於口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
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衛太子復
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

受馬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宗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名千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授楚

申章昌曼君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爲講學大夫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爲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

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

農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九江太守服虔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荊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燉煌周生烈竝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頴容作春秋條例又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宣

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

啖氏助曰古之解説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説殷時而云夏禹所紀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

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横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

交錯混然難證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歐陽氏修曰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

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竝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隱微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

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鄭氏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傅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敎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爲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

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襃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

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
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說得之及冢瑣語記夫子時事
自爲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
卿吕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葢當時述作之流於
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
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爲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
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
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

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禀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竝作予奪不同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

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吾於此見之

朱子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彊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

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閒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左氏不必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横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

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呂氏大圭曰或問春秋魯史也諸侯亦有史乎曰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說者曰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曰昔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曰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

馬氏端臨曰案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又曰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爲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爲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

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象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爲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其間荀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眜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

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别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

吳氏澂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昔朱子刻易詩書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案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因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

則又豈容以偏徇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定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為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

綱領二 此篇論春秋大旨經傳義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

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

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

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預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

會實名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范氏甯曰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

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孔氏頴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

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脱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脱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略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

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嚮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典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

啖氏助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

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彊通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

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襃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

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賛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辯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荅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芥而已又曰襃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

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税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畧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

文以示義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内以異外九曰闕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荅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邵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襃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
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
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
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
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
臣彊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
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聖人先襃

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
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
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
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
備矣天運周矣聖王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
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

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

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之類蓋欲

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别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顔子

得聞常語以四代禮樂是也　春秋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葢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辯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子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已絶亂之道也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胡氏安國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

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

王之法度萬世之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　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臣之黨　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奬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　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

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汪氏藻曰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

朱子曰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

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

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舊史文那箇字是孔子文如何驗得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邵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

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　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

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

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

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

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弑

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

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

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

遂並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

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其字譏其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

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㫖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　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

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正誼明道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畧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霸事業不知當時

爲王道作邪爲伯者作邪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旣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旣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

呂氏祖謙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有笞箠碩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豪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

痾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饒氏魯曰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

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

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洪氏興祖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汪氏克寛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宫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

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揚子曰說理者莫辯乎春
秋

吳氏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可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
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岳也山
岳徙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
聖人作經之旨哉

程氏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

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說春秋者終莫之省甚可惜也夫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又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婚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其終卒有姜氏弑閔孫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而衛侯朔入於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又書齊人來

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築郿告糴於齊而新延廄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

劉氏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章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抑嘗考之蓋史冊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

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

者於茲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書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鄧氏元錫曰莊僖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春秋治諸侯予其尊王者奪其不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治大夫予其尊君者奪其不尊君者而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國之大夫雖管隰狐趙之勲不見於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也雖先郤欒胥之烈不見於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於一國之故也大夫之名見於春秋夫子之所

侗也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盟也自垂隴始也大夫之主兵也自伐沈始也陪臣抑又微矣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為於王統最遠也是故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叔孫仲孫圍郈蓋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

陸氏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

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説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豈孔子乎

綱領三 此篇論傳注得失及讀春秋之法

杜氏預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

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

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趨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

稍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荀氏崧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丘明撰所聞爲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

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竝行

范氏甯曰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襃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

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説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

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説靡與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歐陽氏修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又曰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

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

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劉氏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是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

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

晁氏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氏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胡氏安國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

胡氏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

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㫖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

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曽見國史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

此底亦壓從這理來　問春秋胡文定公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荅策相似　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藴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傳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

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　胡春秋傳有牽彊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

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爲是如何便爲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襃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　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

疎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三家皆非親

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吕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

晁氏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郝氏經曰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為三傳作而春

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

虞氏集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馬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竝治者明其能

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

章氏潢曰自漢而下說春秋者無慮數百家皆原於公羊穀梁左氏胡氏最晚出得顯立於學官而諸家之說幾盡廢矣安國之作傳也總三家紛紜之說而録其是彚諸家後出之論而采其長義例炳然哀鉞斯

備然以爲不詭於聖人之教則可以爲盡得聖人之意則未也夫經之爲言常也聖人之作經也簡易明白不以微曖難明之辭眩天下也不以操切繳繞之文誤後世也要以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以昭人道以達王事如斯而已矣迺胡氏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是故不免激焉而偏索聖人之精義於一字筆削之文是故不免彀焉而深故三傳立而聖人之教分聖人之志則未失也胡氏之傳出而聖人之教

尊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少矣以上論傳注得失

程子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别一般事便書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

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邵子曰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楊氏時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

秋則其用利矣　又曰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又曰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李氏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又曰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邪

朱子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荅黄仁卿

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已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

陸氏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案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以上論讀春秋之法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首上